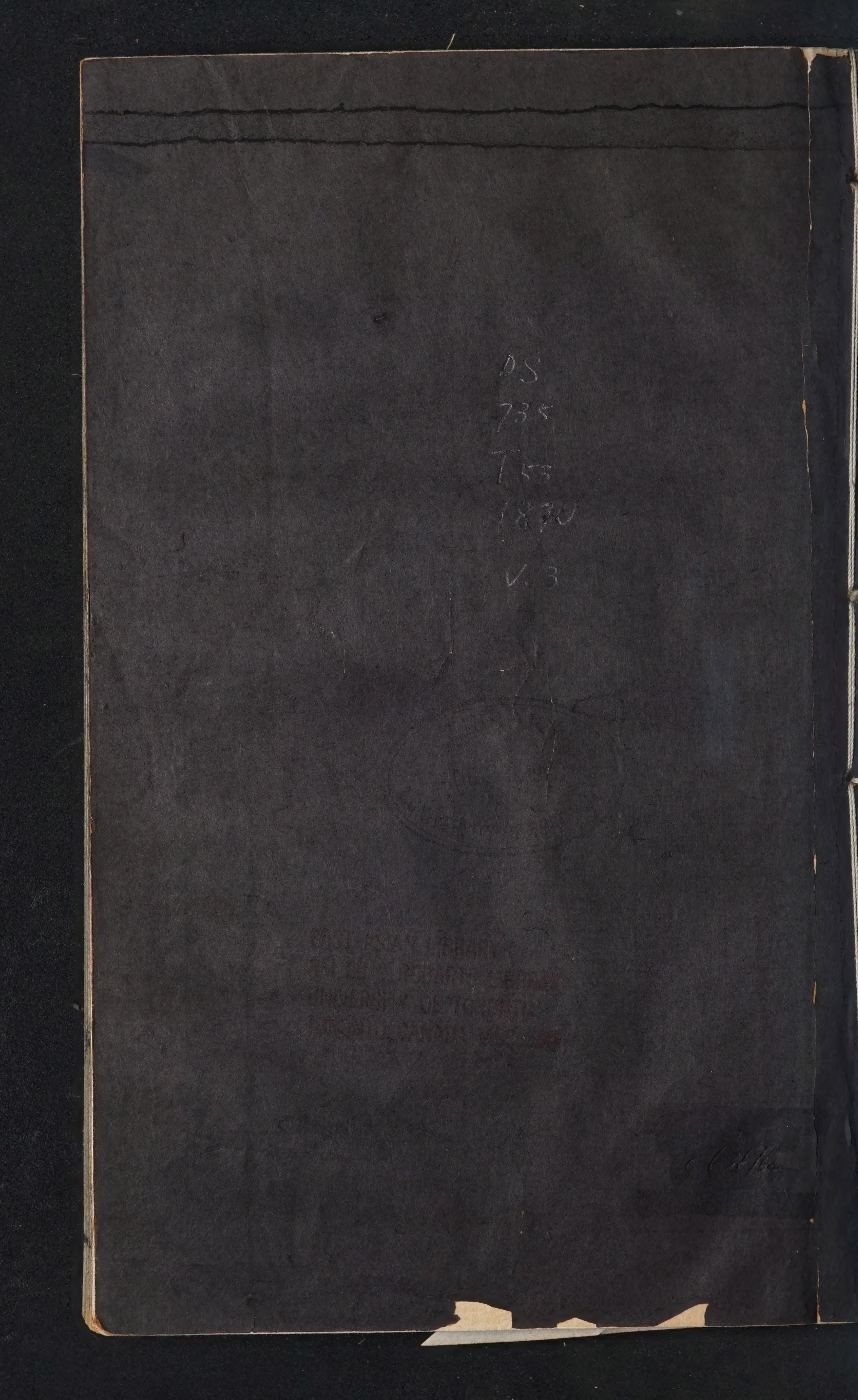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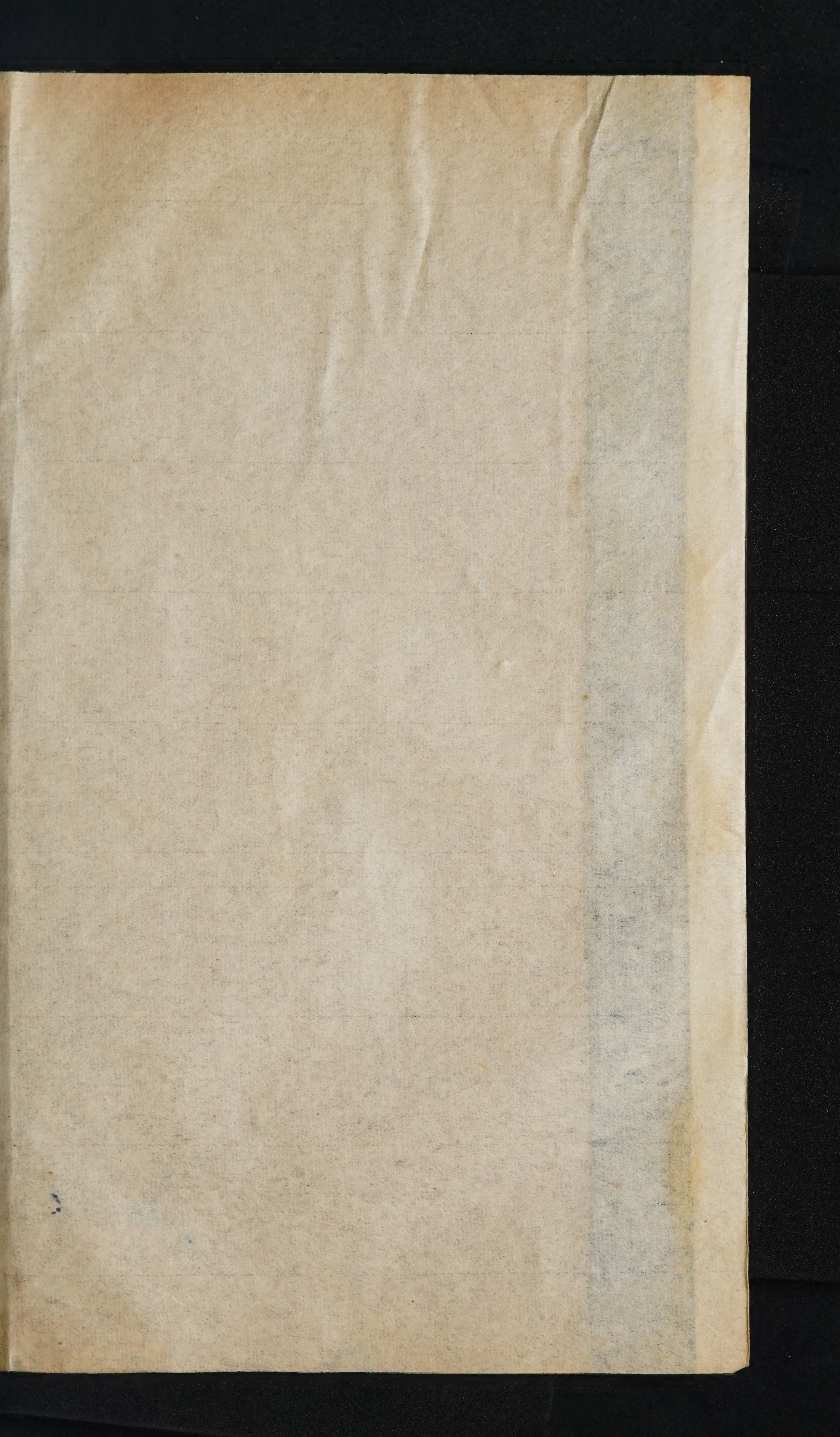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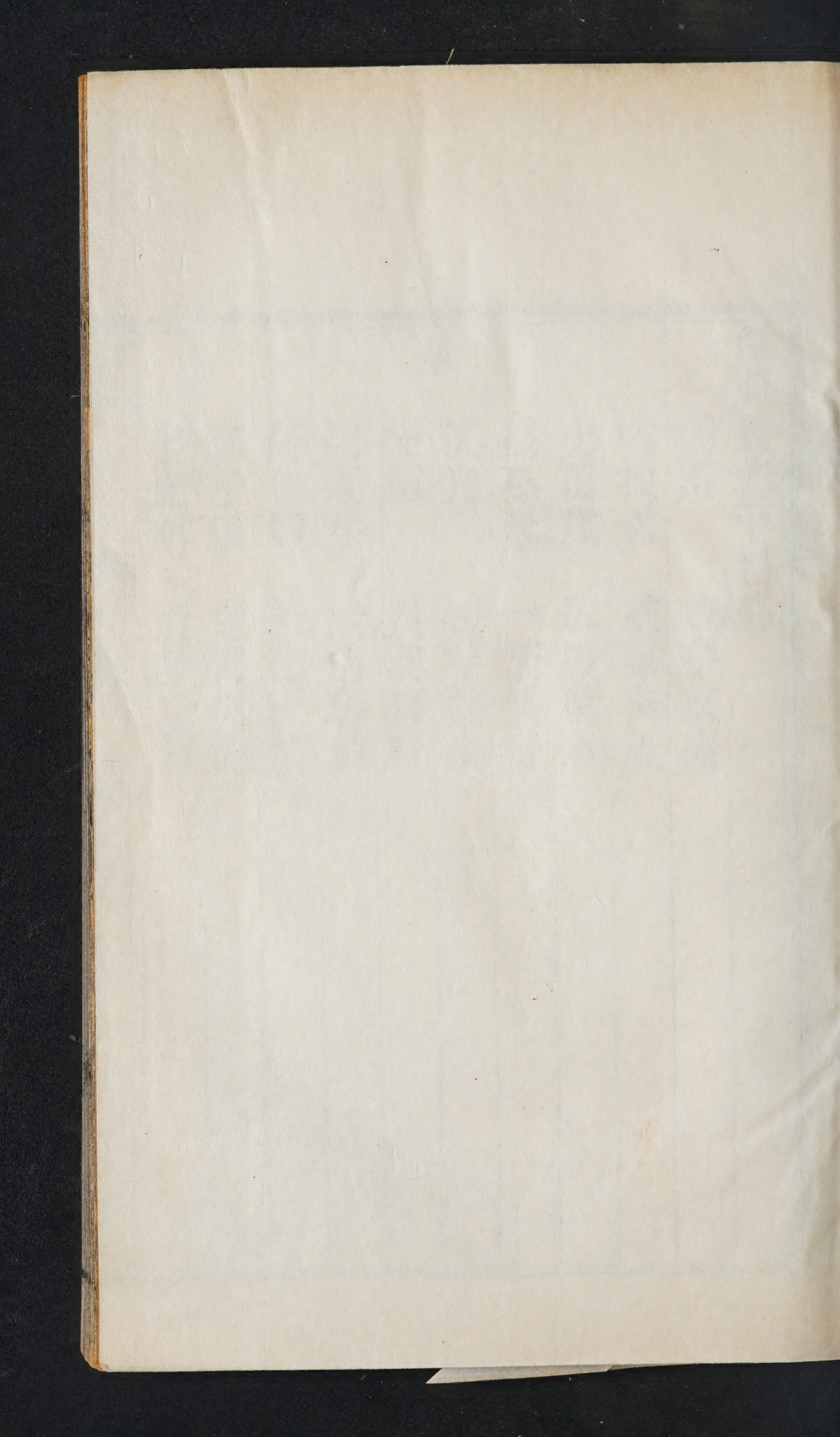

DS
735
T55
1870
v. 3







百將圖傳下目錄

白孝德　登隄斬將

南霽雲　射蒿辨賊

雷萬春　雍丘固守

韓游瓌　火焚攻具

崔甯　寶輿迎捷

李嗣業　袒呼决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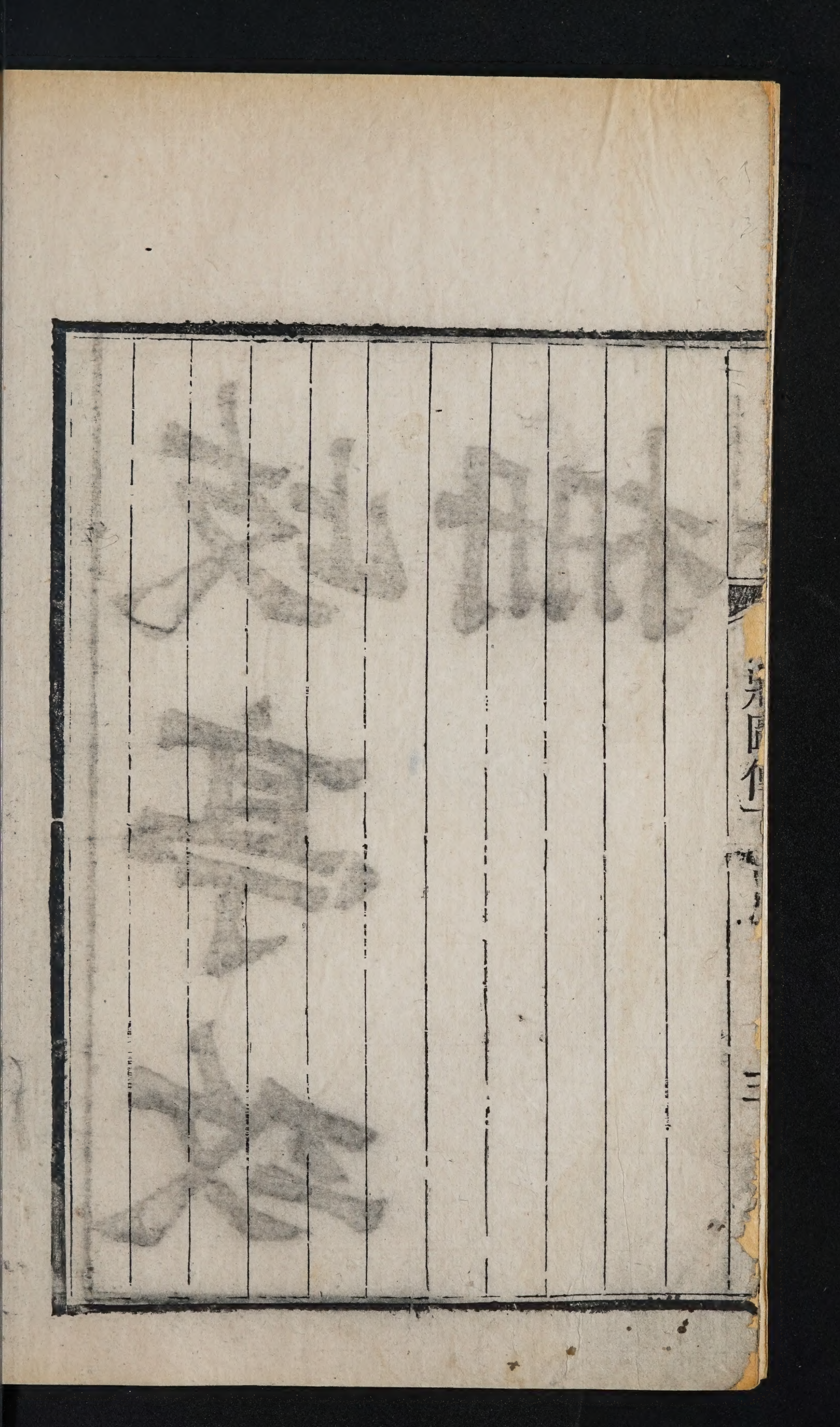
馬燧　披心示賊

渾瑊　隧陷雲梁

李晟　錦裘督戰

李愬　櫜鞬謁道

石雄　穴城出擊



岐亭攷

柵



楊素 隋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隋高祖圖江表拜素信州總管爲行軍元帥乃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丈容戰士八百人旗幟羅列於上水軍乘下舳艫蔽江旗甲耀日素坐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淸河公卽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大將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栅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

漢王諒反素率衆討諒諒栅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

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井州。諒窮蹙出降。餘黨悉平。

威臨天
亟



韓擒虎 隋

韓擒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開皇初隋高祖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陳人大駭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平陳之際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

突厥來朝高祖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無何其隣母

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寢疾數日而卒

單騎賭勝



史萬歲隋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從梁士彥擊尉遲迥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應弦而落及與尉遲迥遇每戰先登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軍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選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引軍遁去

高智慧等作亂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爲沒萬歲以信使不通乃

置書竹筒浮之於水汲者得之始得耗上其事高祖嗟
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
南甯夷爨翫復叛命萬歲率衆擊之賊屯要害皆被擊
破進拔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萬歲臨陣對
敵應變無窮當時號爲良將

一箭雙鵰



長孫晟 隋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射趫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女妻之妙選驍勇充使因遣晟副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攝圖獨愛晟每共游獵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晟馳往遇雕相攫一發雙貫焉

晟說突厥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大戰於大長城下染干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謀投突厥晟知懷貳密遣使入伏遠鎮遽舉四烽染干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紿之曰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則舉

四烽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寶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

隋文帝賜獼豆啟人可汗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願入其朋帝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啟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顧晟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皆應丸而落

援竿繫

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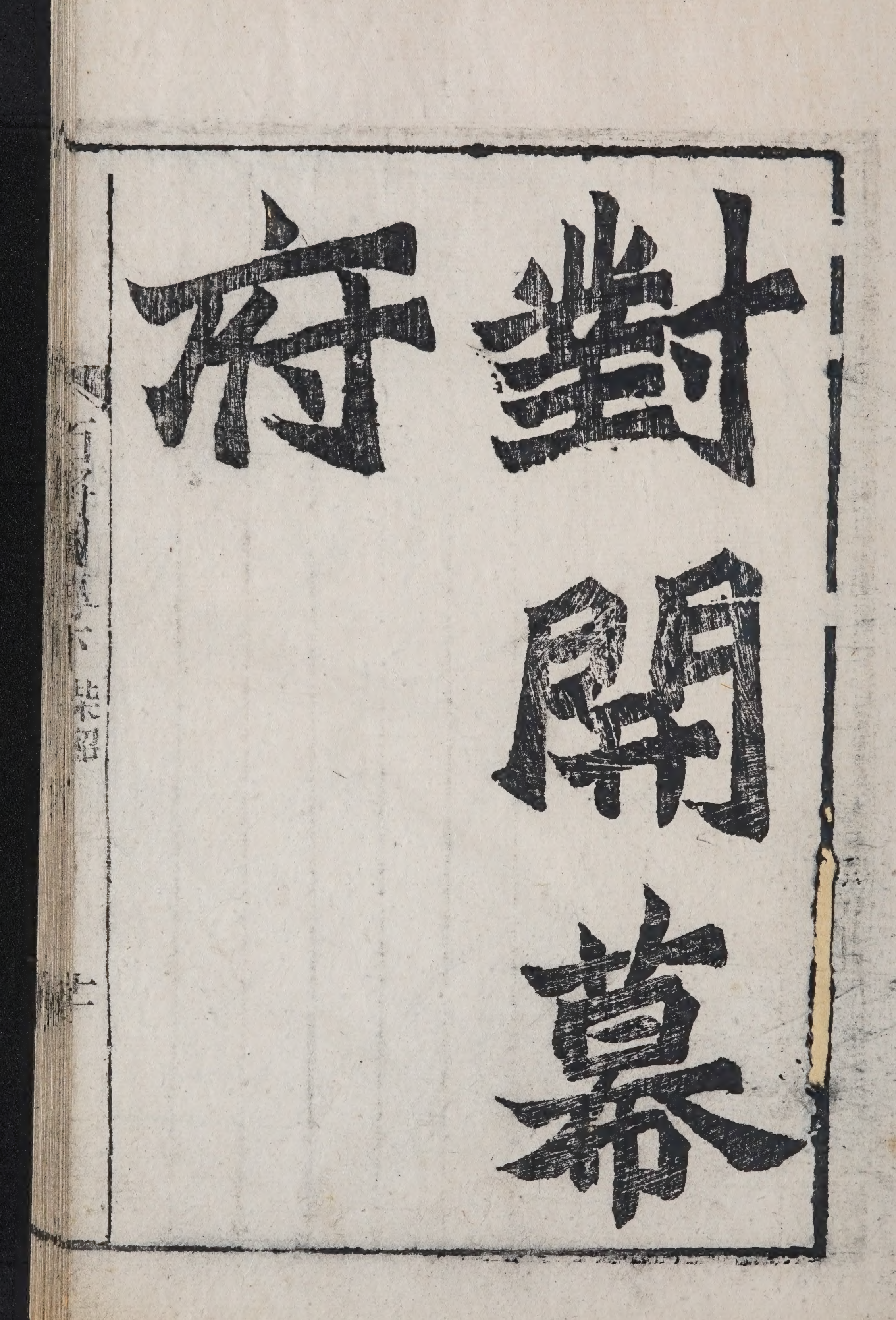


沈光 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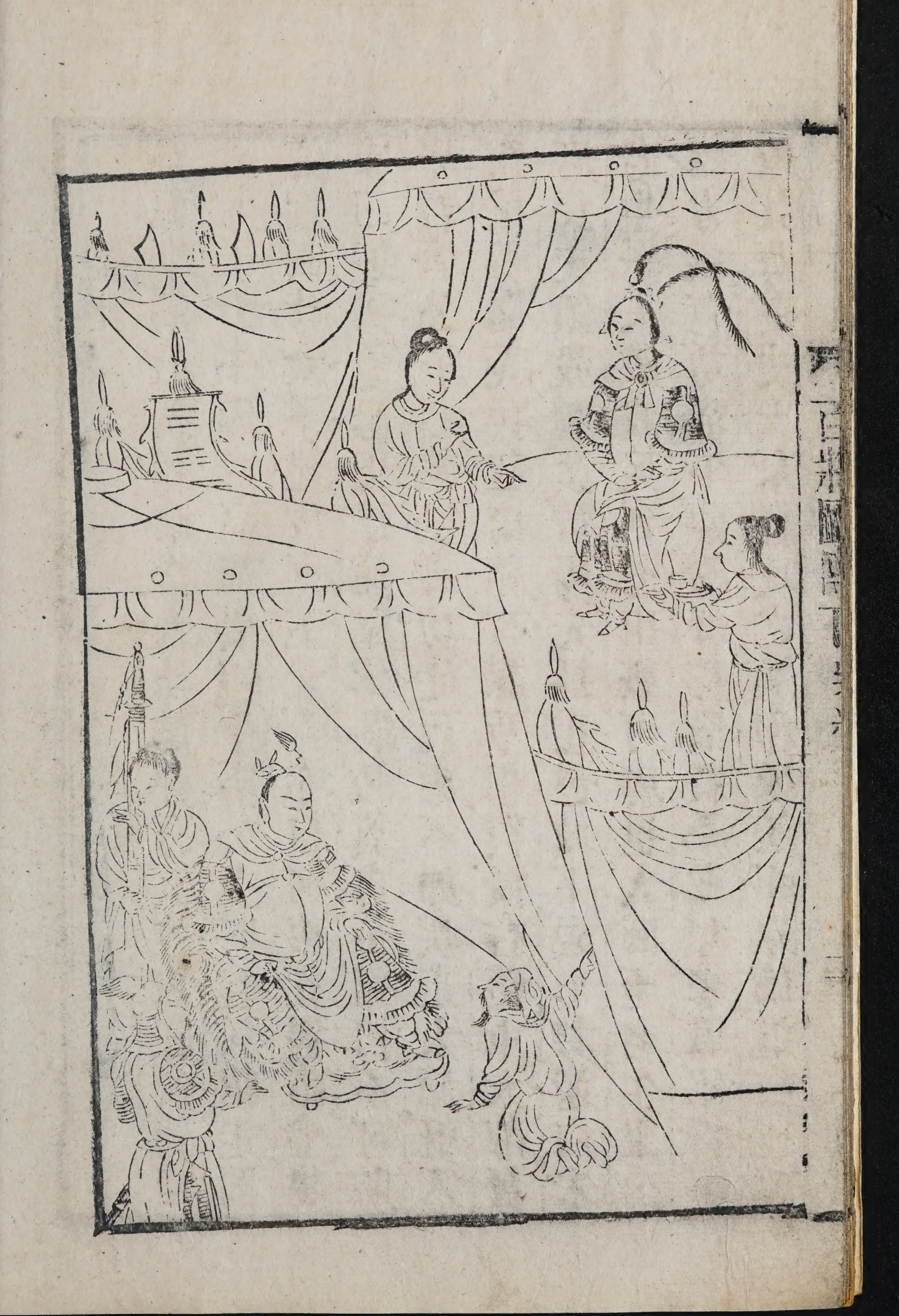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最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與之先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

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光預焉從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見壯異之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





對開幕府



柴紹 唐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趫悍有武力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時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亦自河東往遇諸塗建成曰追書急恐吏逮捕請依劇賊蕘自全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爲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彀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白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大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京師進右光祿

大夫封臨汾郡公高祖卽位拜左翊衛大將軍累從征
計以多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黨項寇
邊敕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
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
騎從後掩擊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都轉
左衛大將軍出爲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旣
病太宗親問之卒贈荊州都督謚曰襄

初高祖兵興主居長安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
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爲計紹詭道走幷
州主奔鄠發家貲招數百人應帝因略地盩厔武功始
平下之乃申法誓衆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

關中帝度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卽位以功給賚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於古有邪宜用之



殿前奪

矟



尉遲恭唐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初從宋金剛後與尋相降秦王及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秦王曰不然恭如叛甯後尋相耶因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卽獵榆窠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速耶隱太子嘗以書招恭金皿一車恭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殉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

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臥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恭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乃大服

天山三箭



薛仁貴 唐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遷右領軍中郎將

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

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免冑見
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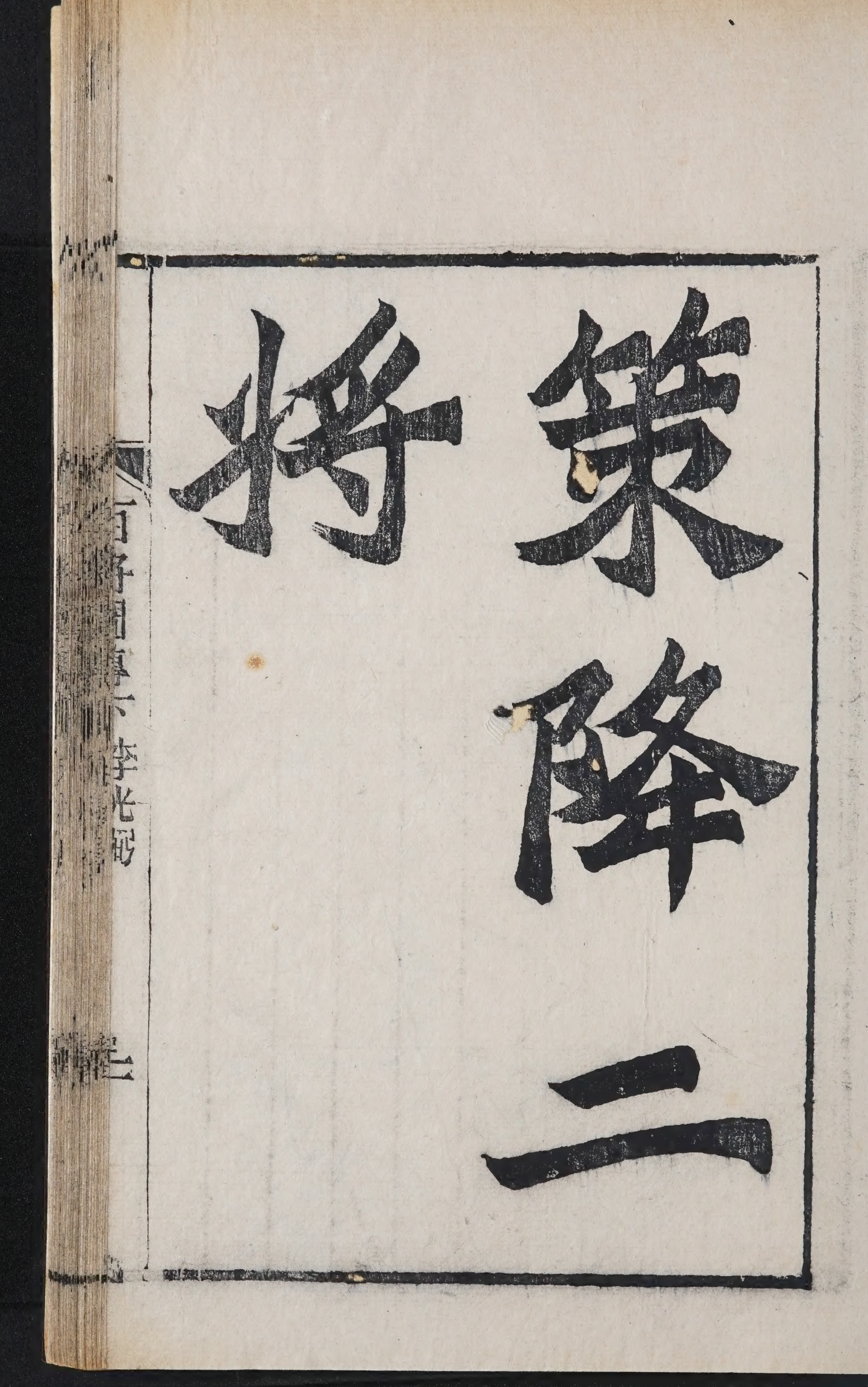
郭子儀 唐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功至中書令帝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糾合吐蕃回紇黨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衆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

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光朱元琮各
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
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
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
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
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
舊好助叛臣一何愚也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
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
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
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郎
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

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羣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勝計



策降二
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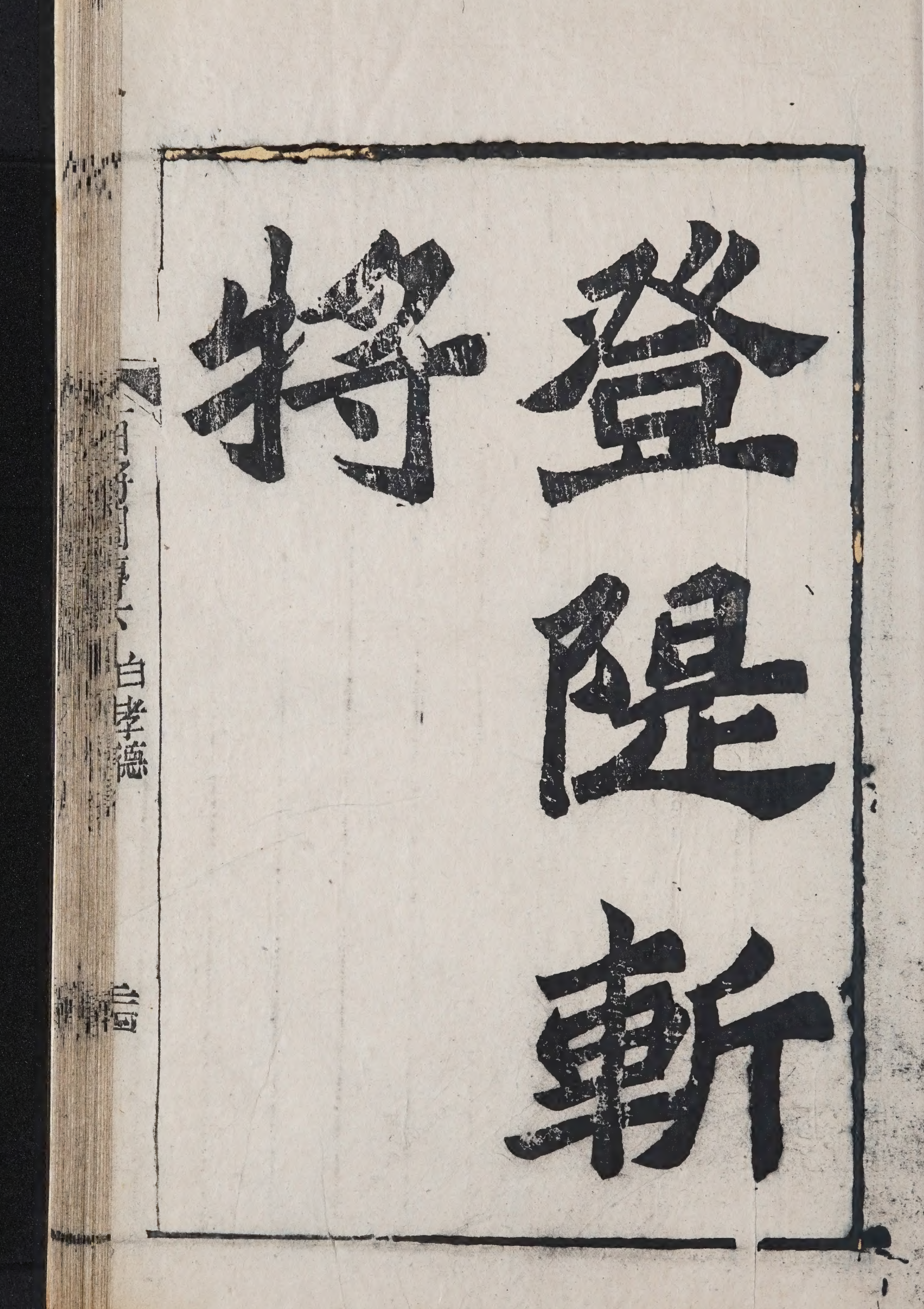
李光弼 唐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略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櫑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慚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於塹

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光弼移軍
河陽賊帥周摯與安太淸合兵二萬攻之光弼執大旗
令衆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
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馮堞望陣廷玉軍不能前遽
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郤也乃易壯馬有裨
將援矛刺賊洞馬腹又有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
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擊賊衆奔
敗擒周摯太淸逸襲懷州守之光弼圍懷州思明來救
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將雍希
顥守戒之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刼我
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

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將皆服光弼治軍嚴重謀定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卒年五十七謚武穆





登隄斬將



白孝德 唐

白孝德安西人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砰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搖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

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甯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眾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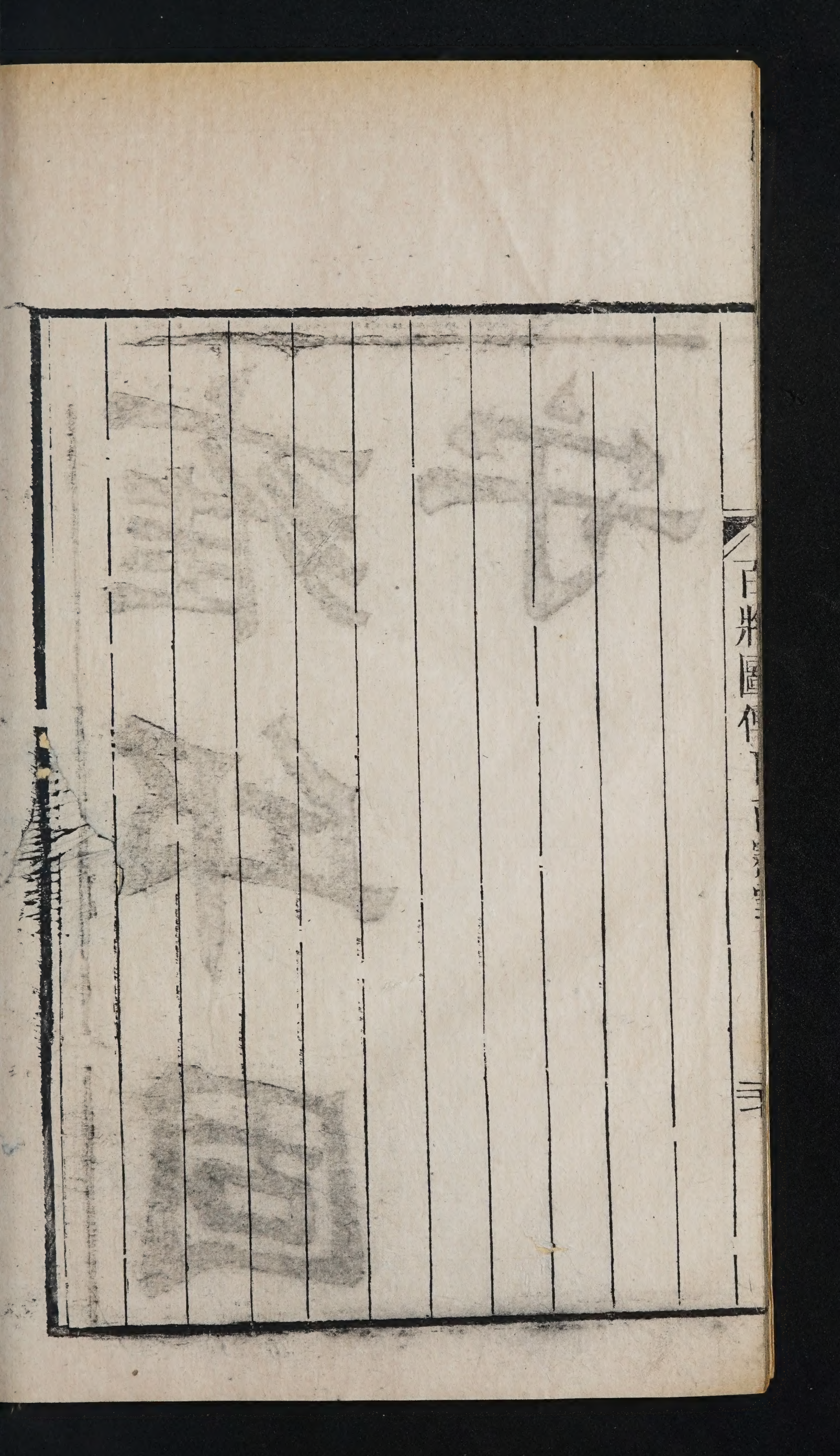
射鵠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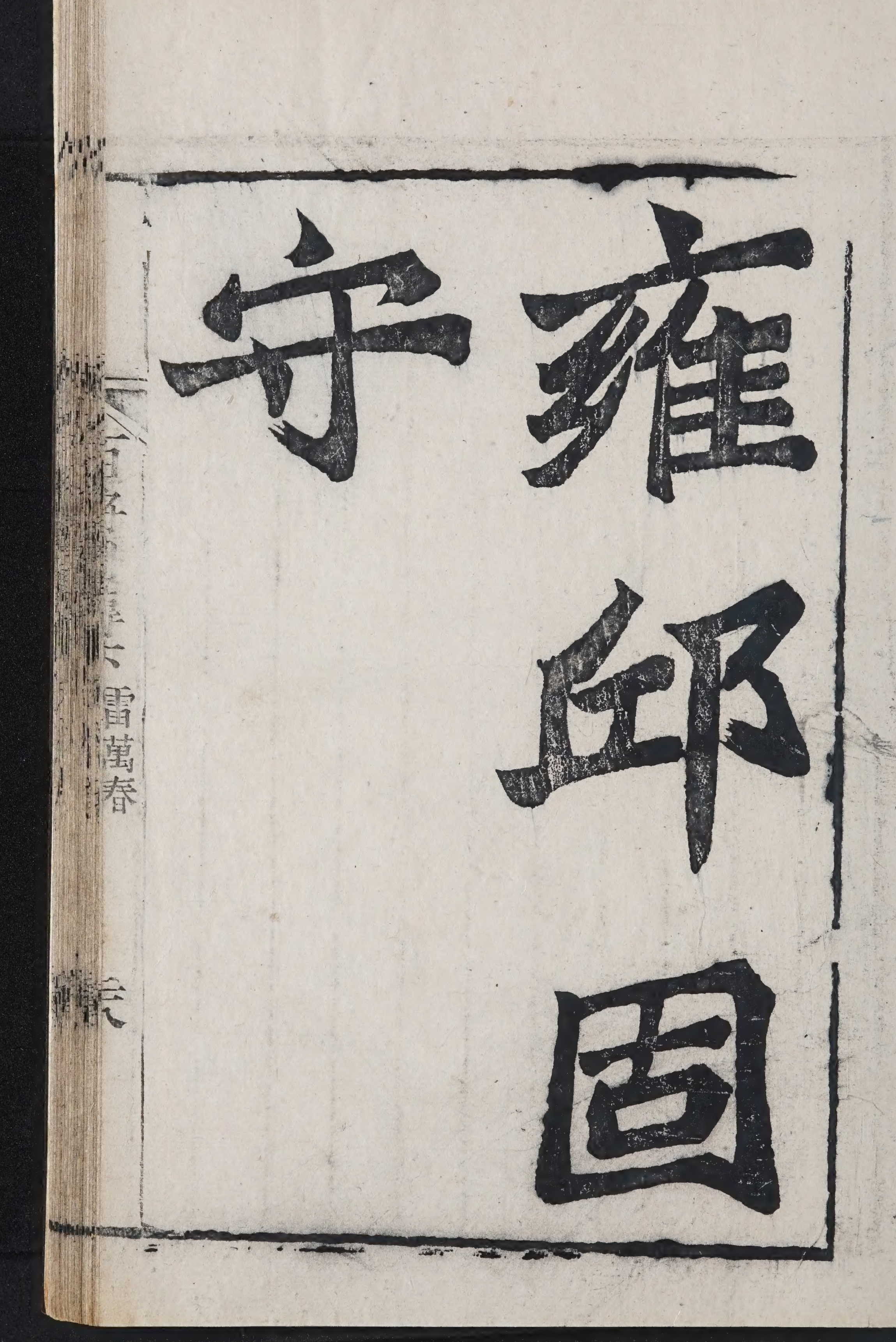
䠶



南霽雲 唐

南霽雲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尙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慶緒將尹子琦圍睢陽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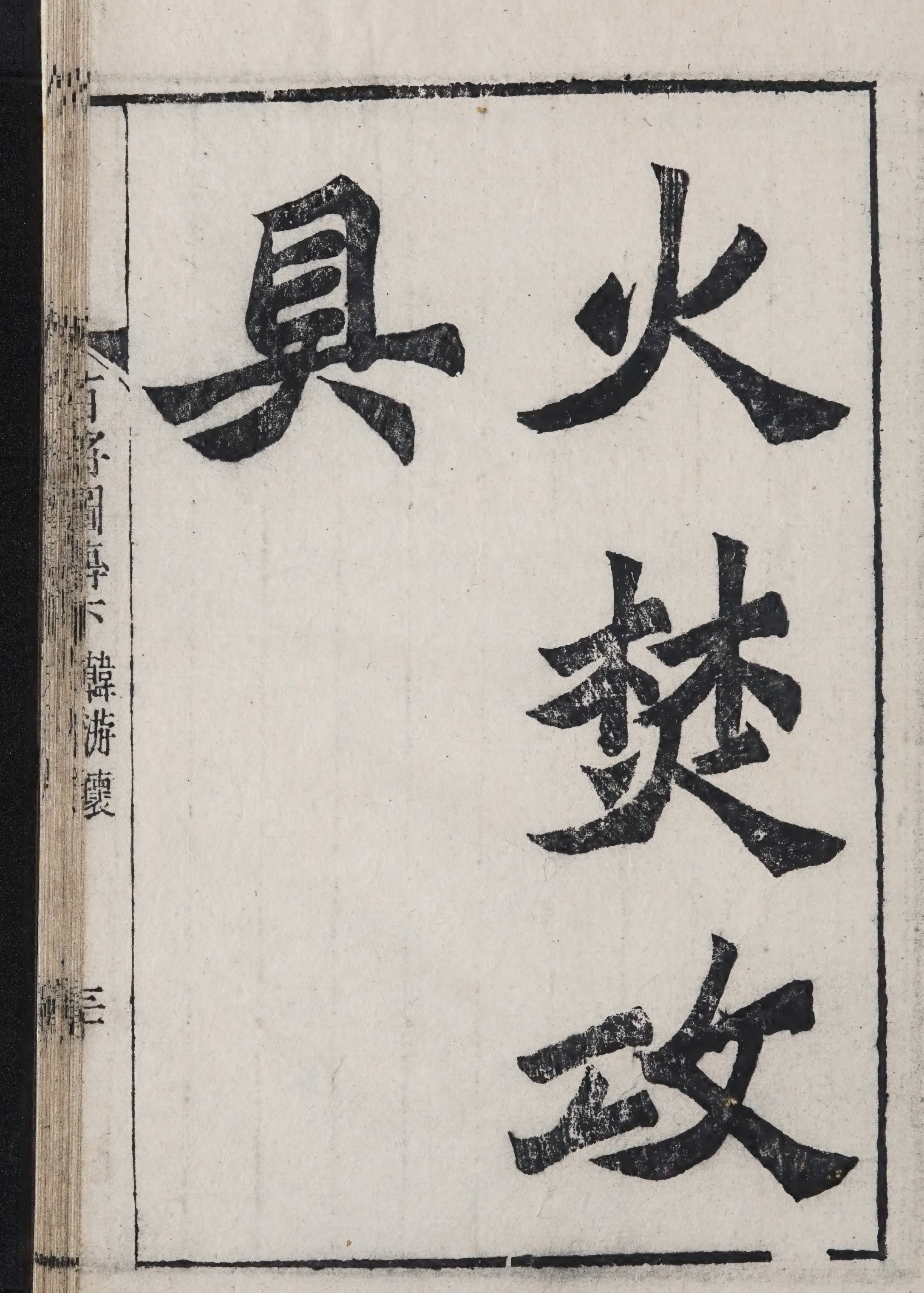

雍邱固守
雷萬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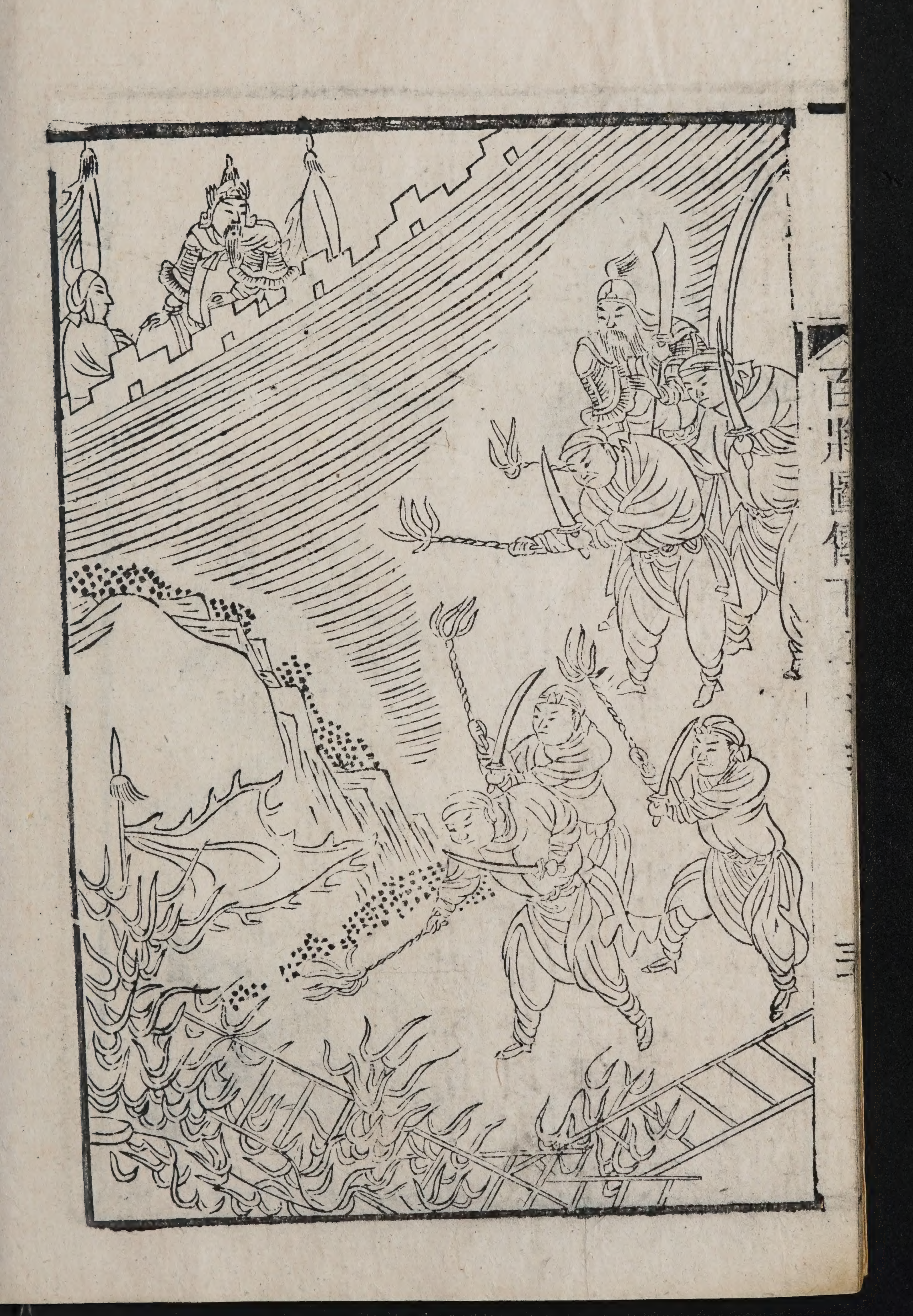


雷萬春 唐

雷萬春者不詳其所來事張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




火焚攻
具



韓游瓌 唐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禆將累進鄉甯節度使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朱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崔文秀曰吾壁於此賊敢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近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衞天子且奉天無强卒安能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旣而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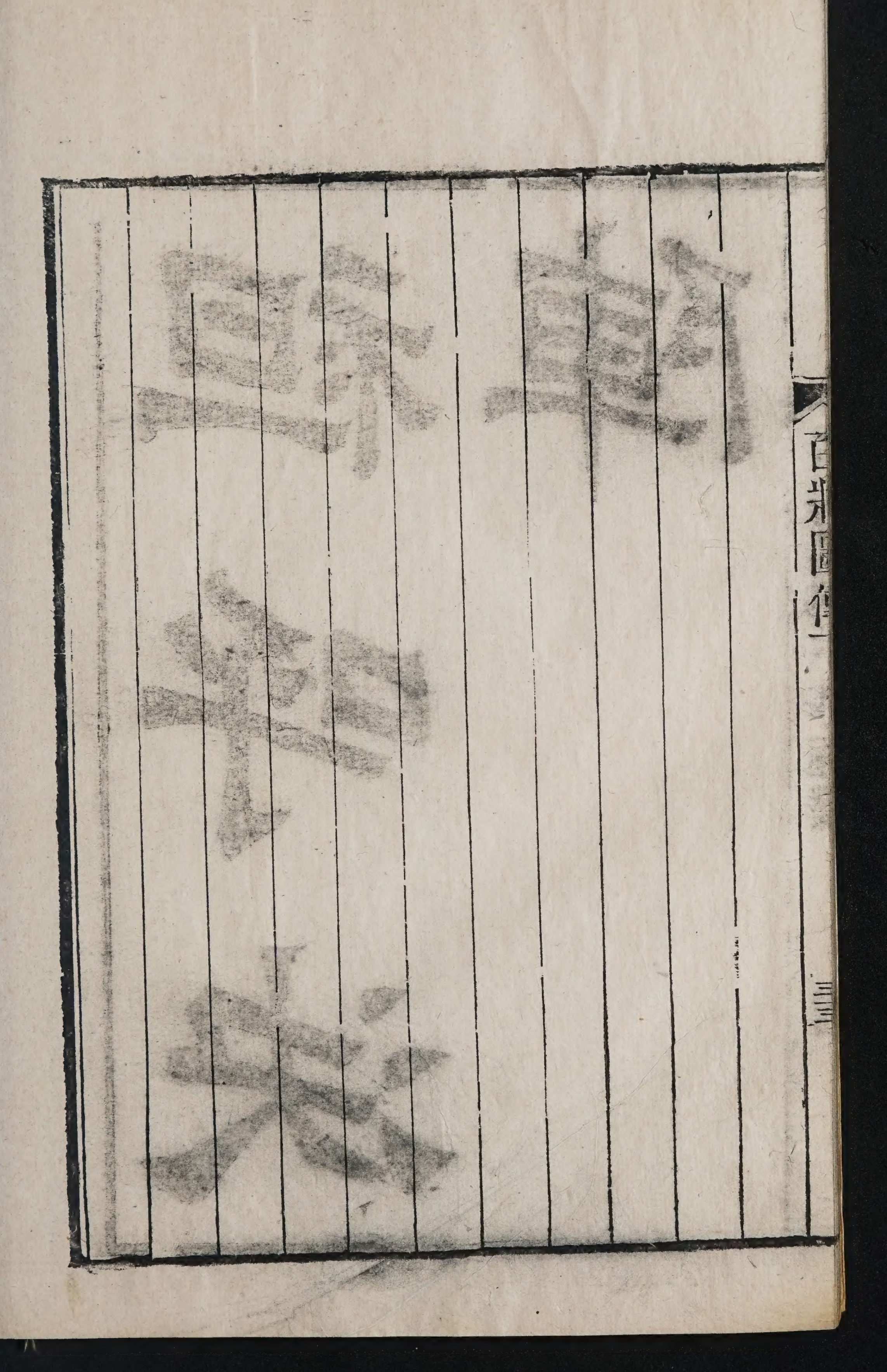
謀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以銳士三百傅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懷光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與渾瑊分阨京西要險京師平遷檢校尙書左僕射懷光寇同州游瓌率兵敗賊於屯遂會渾瑊馬燧圍蒲城懷光見勢窘蹙乃縊死

寶輿迎捷



崔甯 唐

崔甯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衞州以步卒事鮮于仲通累功爲刺史嚴武爲劒南節度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武遣甯將而西旣薄城賊皆累石城下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餘諜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振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甯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轝迎入成都以夸於軍



袒呼決陣

高詞亭下　李嗣業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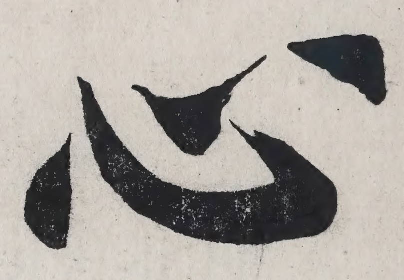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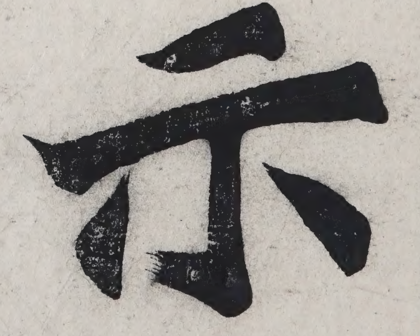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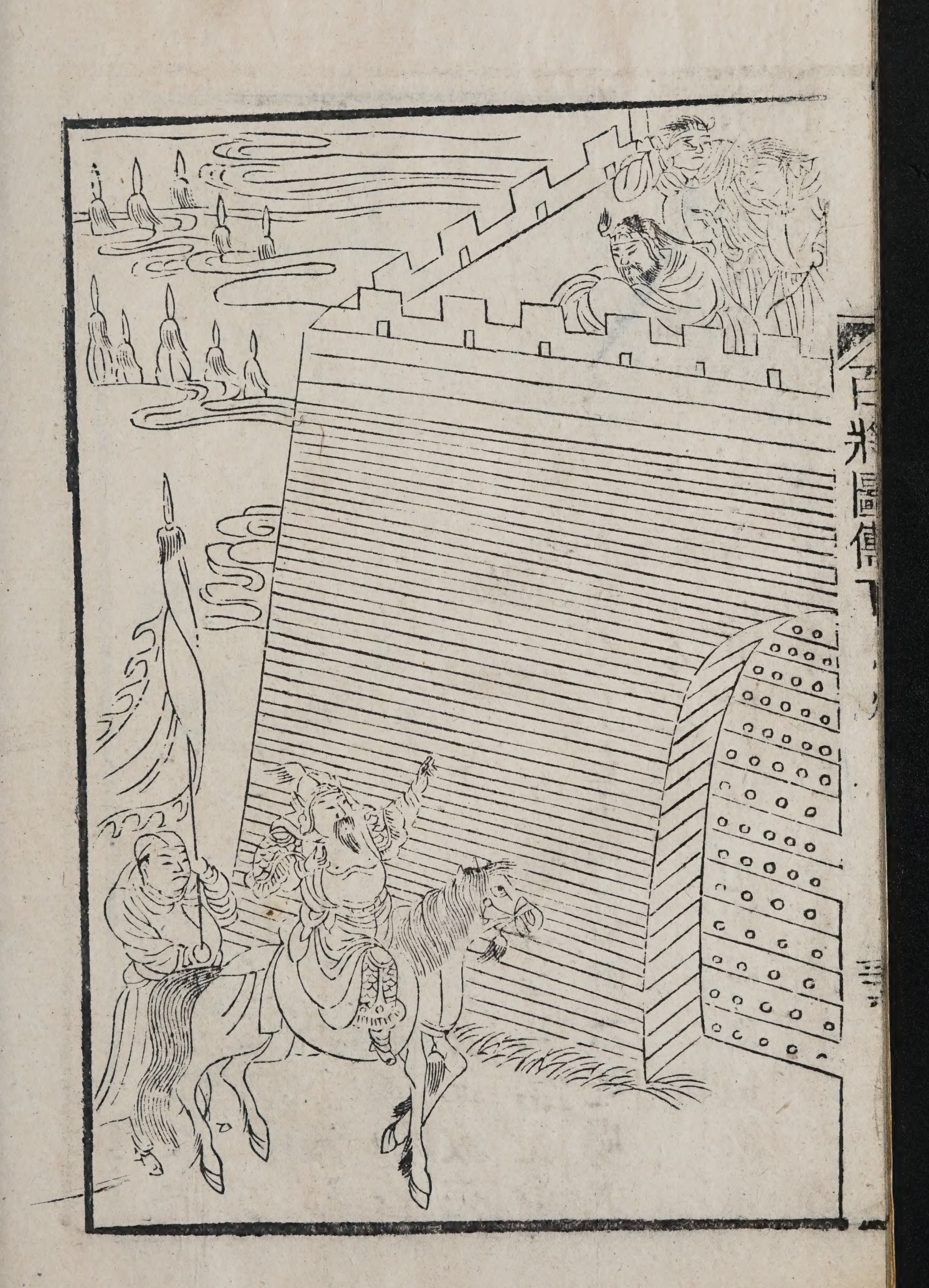
李嗣業 唐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濟信圖河令日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卒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

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

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
前軍陣於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汪
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
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當蹈萬死取一生卽袒持長
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
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
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
萬級塡淵壑死幾半賊東去遂平長安

披


賊



馬燧 唐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今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饟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

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

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兵濟河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河中平

隧陷雲渠



渾瑊　唐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耶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大歷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旣還虜躡而入遂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

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矢石四集

晝夜不息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帝與瑊相泣涕方
據乾陵下瞰城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
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周置木廬運薪土將塞隍
瑊與防城使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
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
弊兵監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
以禱城中矢自揠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
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

錦裘督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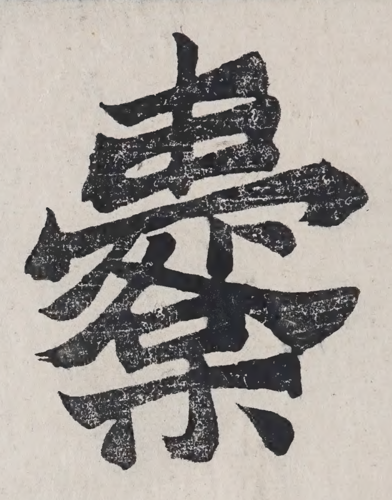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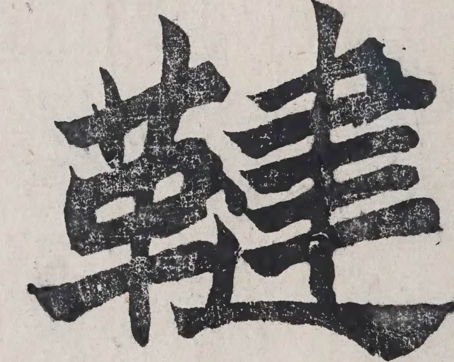


李晟 唐

李晟洮州臨潭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卒甚衆忠嗣怒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譟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歷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表晟爲右將軍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敵乃解

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異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朱泚反帝欲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邏士得姚
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
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引兵叩都門明日會諸將
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淸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
險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在苑
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
東渭橋進薄都城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曰賊不出是
吾憂也今冒死來是天誘之矣遂勒兵急擊大破之泚
率殘卒萬人西走餘黨悉降

橐鞬謁道



李愬 唐

李愬字允直晟之子有算略善騎射憲宗討吳元濟命愬爲唐鄧節度使愬以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堠部伍或有言者愬曰吾不使賊震而備乃令於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蔡人以愬非夙所畏遂易之愬務推誠待士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衣帛遣還且勞之曰爾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一皆曉之居半載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進軍青陵擒剽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表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

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以陳克治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擒以獻吳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表以爲將秀琳與愬策曰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祐賊之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輕易官軍愬諜祐護穫於野因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傍乃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閒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忠義亦賊將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嘩然愬力難獨完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以出入帳中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

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祐捧檄嗚咽
諸將乃不敢言始定襲蔡之謀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
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
見裴度告師期師夜起祐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
軍繼進會大雪凜風裂膚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二三始
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皆失色監軍使者
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
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
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鴨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
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
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檻送京師乃

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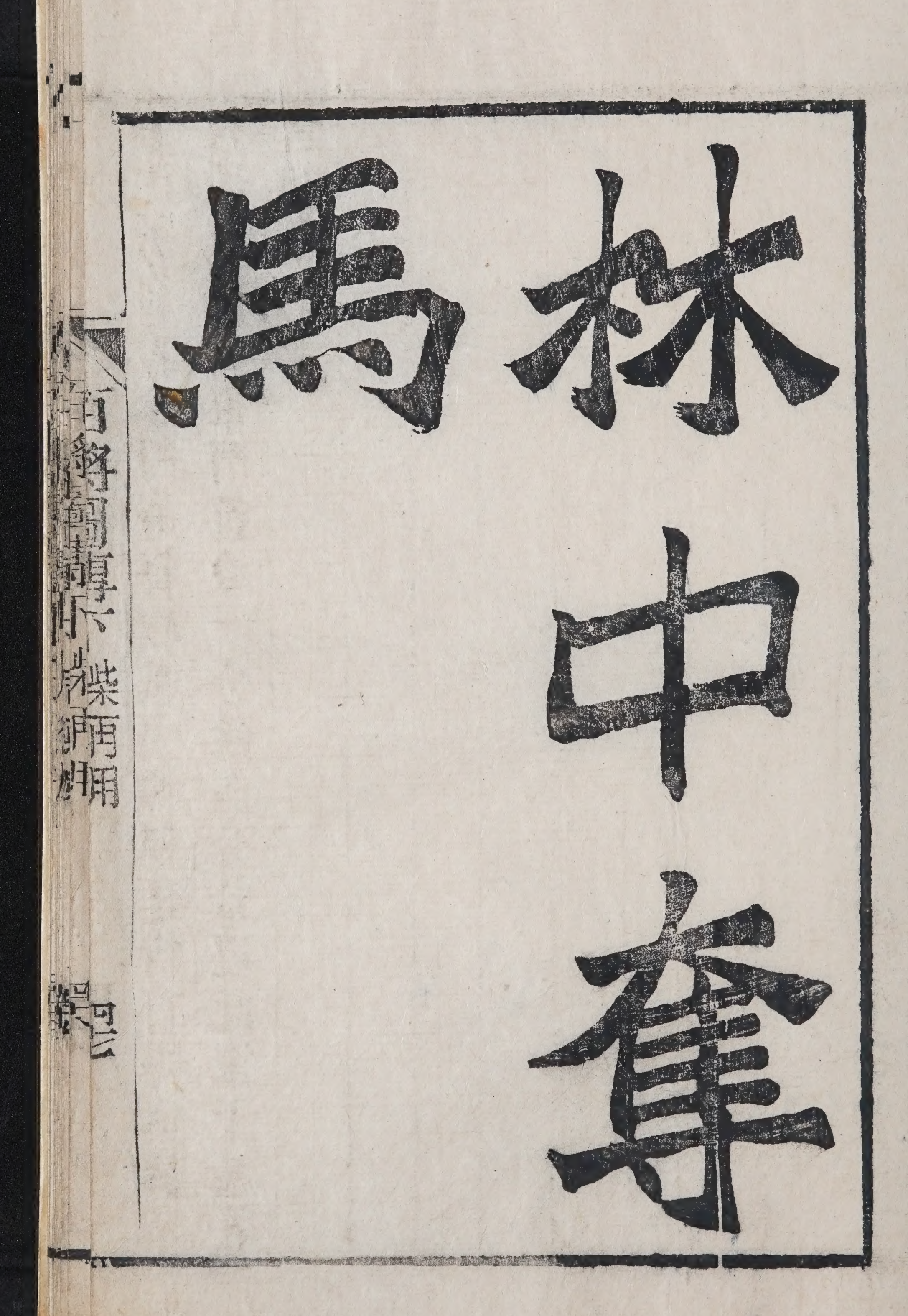
穴城出擊



石雄　唐

石雄徐州牙校也勇敢善戰氣凌三軍會昌三年迴鶻大掠雲朔北邊牙於五原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雄受沔教自選勁騎得沙陁李國昌三部落兼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取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旣入城登堞見氈車數十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服飾雄令諜者訊之知爲公主帳雄乃大率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爲十餘門遲明城上立旗帳炬火燭天鼓譟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至殺於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

雄沈勇徇義。臨財廉。每破賊立功。朝廷特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知奮發。



林中奪馬



柴再用 五代

柴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厖勛亂舉族避地祖詷鼓不能去惟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爲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藉轀而臥寢旣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遂奪馬而歸

楊渥襲位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矟伍拾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爲長矟所泛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僧爲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

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眞爲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累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太和七年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册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鎭敦尙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鎚中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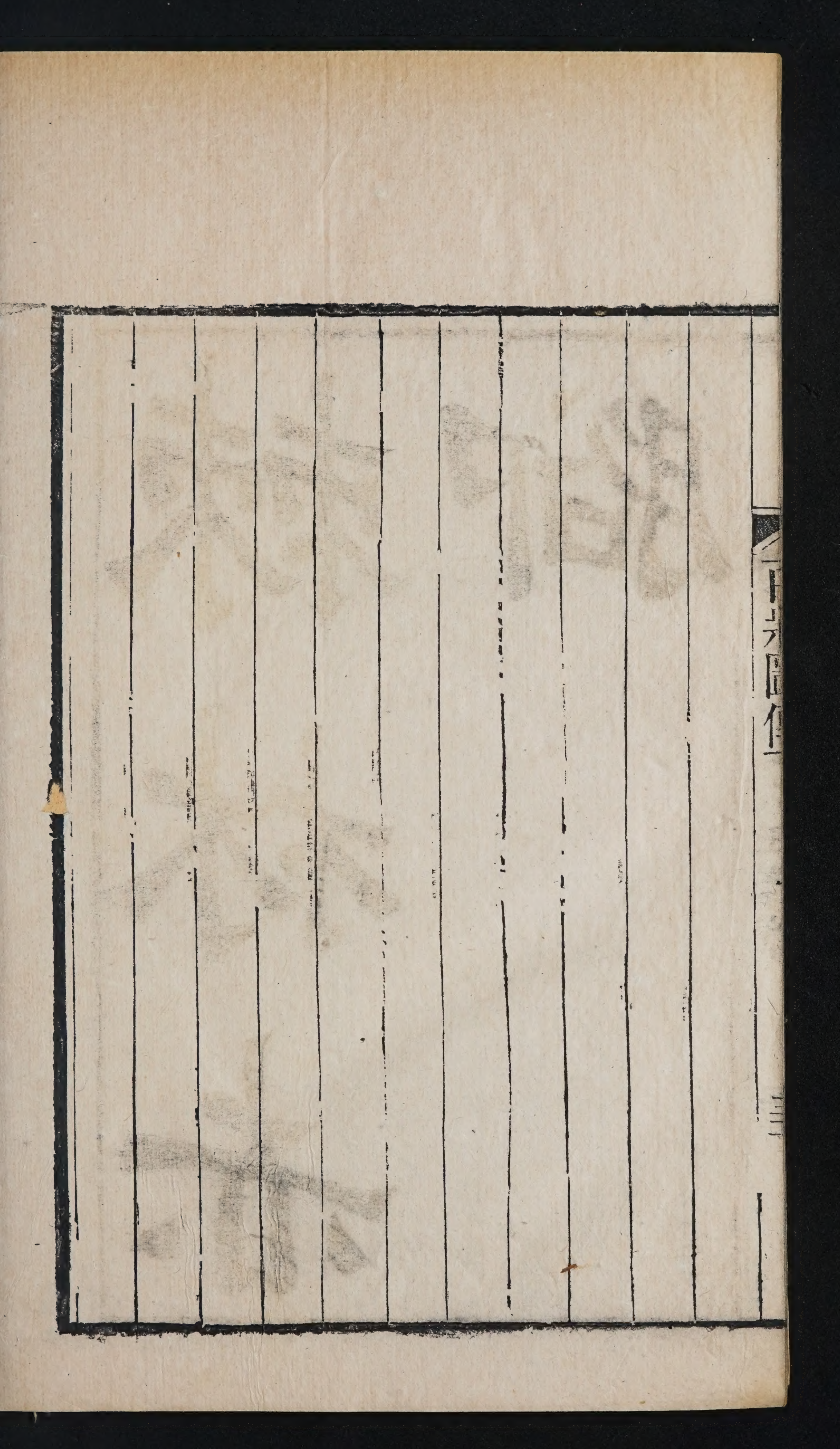


周德威　五代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勇而多智能望塵知敵情事晉爲招討使小字陽五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乂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乂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天祐中梁遣王景仁將兵擊趙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距柏鄉時梁兵精銳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之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於外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値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而往取之退告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十里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也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守城而不能野戰吾之騎利於平州廣野今軍河上迫賊營門非用長之地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勝也監軍張承業亦以德

威之言爲是適援梁游兵言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梁莊宗乃笑而從之退軍鄗邑德威進兵叩梁營挑戰景仁悉兵與德威轉戰於鄗南兩軍皆陣莊宗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郤眞吾之勝地卽欲進兵德威諫曰梁兵輕出而遠來與晉轉戰必不暇賫糗糒其能賫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皆飢因其將退而擊之未有不勝者諸將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軍曰梁軍走矣梁軍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之自鄗退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免



棘林赤

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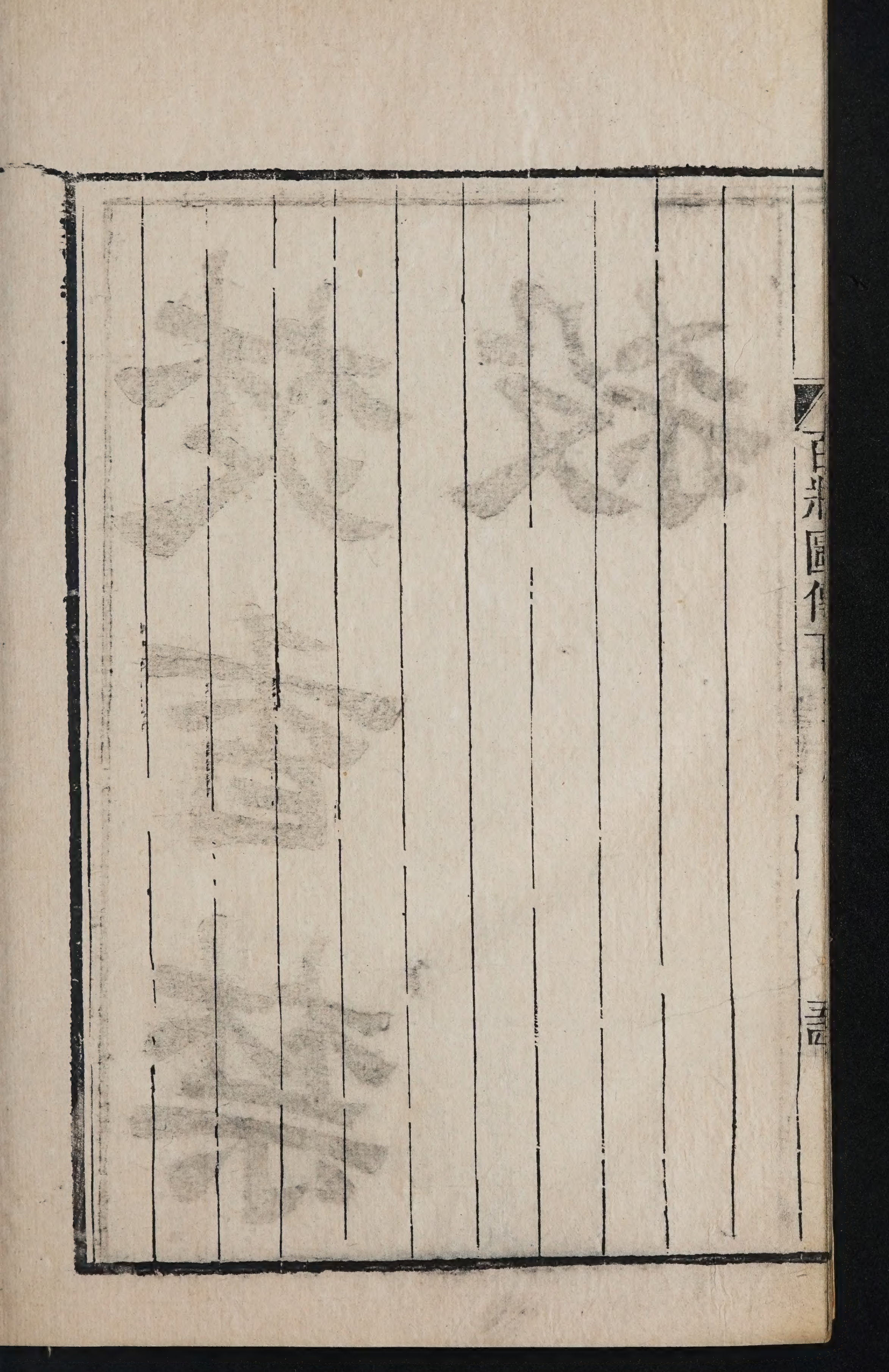


王彥章 五代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縣人也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人號王鐵槍梁自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晉已盡有河北乃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梁人大恐宰相敬翔見末帝曰事急矣非王彥章不可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帝問破敵之期彥章以三日對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使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遂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斷浮橋彥章引兵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焉時晉

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得報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嘗求爲長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初以爲戲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遽擢用之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

鬭雞小兒何足畏後以傷重馬踣爲晉將夏魯奇所擒
莊宗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曰
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兖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
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我智力所及莊宗惻然親賜
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令中使慰諭彥章謝曰豹死留
皮人死留名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
何待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遂
遇害年六十一



梵香禁殺



曹彬 宋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也宋乾德二年冬詔伐蜀以劉光毅爲前軍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襃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詔彬淸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

開寶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先赴荆南發戰艦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橋跨大江以濟師八年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陣於城下吳人出兵來禦

破之自三月至八月又連破之樵採路絕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予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誓以仁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即愈又明日城陷李煜面縛就彬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有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能死則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果如其言衆皆服其識量



